

卷十五之十六

勢第一  
正第一  
九變  
任法

明法  
正世  
治國  
內業

封禪  
小問



管子集註

管子卷第十五



房玄齡



勢第四十二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

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

小事不

從大事不吉

苟懼水禍則事無

戰而懼險此謂迷中

方戰之時懼有險

未見其福也

分其師衆人既迷芒

必其將亡之道

人既迷惑之中知所從則無所用其力

若事者必亡其衆也

動靜者比於死

比近也動而

短語十六

劉績補註

故靜者則靜者勝矣故我近於死也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反應

近於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彼能自中以敵動誣者距也

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夫靜與作時以為主人時以我既動彼能自中

為客貴得度也○績按別本註靜作得度或為主人為客

或為客知靜之修居而自利既多智而又安靜二者

也知作之從每動有功如此者動必有功也故曰無

為音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為任理之自

逆言將為天地未形先為之故其事乃不成受其

刑言將為應無從已之形此則先天而政天乃違之

故其事不成反被誅戮受其刑過也按別天

人聖人因天所謂先天而天時不作勿為客因不

乃為客矣人事不起勿為始可謂先事為始慕和

其衆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形之聖人成之

則與天同極將建大事必慕和其衆天地既已從但

修意有從順之形聖人則發動而成如此者可謂與

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全其素質與地同極

能行正靜已不可未得天極則隱於德極則隱而天

謂與地同極也謂與地同極也德已得天極則致其力湯已得極則當致力而成之若

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伐順從順守之功成矣則

順守者也則人成功之道順守之功成矣則贏縮為寶所謂時行則行

何能伐之乎母亡天極則止而行之究數而止則止而行之數事

乃者故以為實則止而行之若未成毋改其形則止而行之毋失其始則止而行之靜民

觀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人謹候故

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從贏贏縮縮因而

為常必行藏順時然後事當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

死生猶隱顯也聖人成之形則無不

也城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則大盡行之者

有天下所謂唯天為

故賢者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

人常執中靜不出中無所留著裕德無求無求於人

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其所處者柔安靜樂處復能

靜安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大潰作也行德常能

謙讓不與物爭潰動也故賢者有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柔

有所興行於不敢則人不能勇而立於不能則人莫與

守弱節而堅處之明以自處而堅故不犯天時不

亂民功謙順故無去不時養人以待四時之政先德後刑

亂民功謙順故無去不時養人以待四時之政先德後刑

賞以春夏順於天刑以秋冬順於地度人既順於天又度於地

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如此者周則明察之人不能盡其

矣善明者周不能敵也雖善於明則不能自勝者則

為善明者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明則無能為大

也周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為大明則此皆欲大

存大周也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振起在物之先

則可以振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為物祖如此則可以

起而有事而無道取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之

代天下無道取索而君之也者神聖直欲索之則不戰戰走而

有伏網罟獸所以懼厭真走者恐前有伏網罟故直道取天下者恐有大禍故也

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偃則猶倚伏也聖人之致其備文則武伏如其不然

設武伏如其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大武三曾而責義與德大武三曾

而偃武與力大武三曾曾則武道行也能成其德義曾則武道行也能成其德義

正第四十三短語十七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曰

刑者刑當不驚如此一之所以勝服之不能以服勝之

勝姦節之身也必聖取其令而民則之曰政令嚴則人

此者如四時之不變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

政也

如陽皆有其當如日月之明曰法法之用守愛之生

之養之成之利民利雖及人不天下親之曰德

德用之恩無德無心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

曰道道之用刑以升之政以之法遏之德以養之

物待德道以明之刑以弊之毋失民命刑斷合

命也不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毋徑徑使行令所以終人之欲

邪徑也績按當勿遏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

用正人之意志一不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盡則

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以明察之致刑其

民庸心以蔽庸用也不用心以致政其民服信以聽

於人績按缺致法一句致德其民和平以靜君德及

和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人被道則相付罪人當名曰

刑罪當其名出令當時曰政令當於時當故不改曰

法不改當故愛民無私曰德君愛無私會民所聚曰

道聚謂眾所宜也能

立常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政中和慎敬能日新乎

苟能和敬則正衡一靜能守慎乎衡平也言但能守

廢私立公能舉人乎但公而無私臨政官民能後其

身乎後其自則能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行信正能

服日新此謂行理能行日新可守慎正名偽詐自止

能慎則舉人無私臣德咸道臣無私則不妄舉故能後

其身上佐天子後身則先公故也

九變第四十四謂人之情

短語十八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

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待之以德曰大者親戚墳

墓之所在也一變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然則州縣

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

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恩厚於人

致言無如此者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變不

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不然則罰嚴而可

畏也七變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七變不然則有深怨於敵

人也八變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德多故亦自

愛此民之所以守戰致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今恃不

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

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閻也

任法第四十五

巨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  
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然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

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  
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

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  
君則不然守道要嚴佚樂馳騁弋獵鍾鼓等瑟宮中

之樂無禁圍也法數故也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  
無異而天下治但任法數則事簡故身不是故人主

有能用其道者道則謂上法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

而地自辟困倉自實蓄積少甲兵自強群臣無

詐偽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

過其情以遇其主矣孟大也遇待也不敢以謬

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埏和唯陶之所

以為猶金之在爐恣治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

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

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

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此黃帝之於堯則堯故黃

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



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仁義生也此先聖之所以

一民者也法所以齊民也周書曰國法法有國者以法不一

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民不道法則不祥道從國

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法以典主也言能觀宜政羣

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伏事者離法而治則

不祥伏行也故曰法者不可怙也法嚴則當變存亡治

亂之所從出法順則存治亂則亡聖君所以為天下大儀也

為天下儀表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為君臣不取法於故曰

法古之法也立法必何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保也以

無請謁保舉無聞識博學辯說之士問雜亂也法行則博

亂識也無偉服無奇行奇行皆過越法制皆囊於

法以事其主囊者所以歛藏也謂人皆歛

故明王之所怙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

私而收使之謂以法收此二者主之所怙也廢此二

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

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謀詐習

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詐所以毀碎於物者

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士聞識謂多衆彊富貴私

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

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珍怪奇

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怪珍

奇物此正法為怪僻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越於法者聖君之實

用也用法為理國之實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

也然故謀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

上衆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凌謂侵凌於君也鄰

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鄰國恃權能廢置大臣

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思誘附也公財以祿私士謂

公財以祿私士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

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聖君則不然鄉相不得謂其

私群臣不得謂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

群臣修通謂各得自通於以事其主百姓輯睦

聽令遵法以從其事道從故曰有生法有守法

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君始制法守法者臣也臣則

法於法者民也人則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

為大治

故主有三術謂上至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

罰也謂上至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

惡人而私罰之倍六臣離左右專以美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私罰之臣為大惡之故而倍其公法損其正心教之正專聽其大臣私賞罰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政者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君隨臣愛惡則成德威德皆失則皆在於臣故曰失也主危也

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

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亦令之行不可得也既至於奪柄失位之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失位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

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事解植固而不動奇邪

乃恐所立聖則不可動雖有奇故聖君失度重置儀

法聖君以字誤謂聖君以度量置儀法以改如

天地之堅韌謂如列星之固自古至今如日月

之明無私如四時之信寒暑之氣然人往而民從

之君能苞上之四事而失君則不然立而還廢之

令出而復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實能威

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

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止也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

幸其主妄希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之則主日侵

也見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不得則怨日產夫日侵

而虜怨此失君之所慎也

凡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能其意願再而行凡有所

自專顧望其離法而聽貴臣法亦聽從之此所謂貴

而威之也言貴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謂以

來事主主也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能祿於

也君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懇其主服隱約也主因

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賤而事之也論君聽之近者以

偏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

親之也言近者恃親以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

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言

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

也

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殺不當其罪其賞賜人者不

德也不以功受賞故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

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其

上凶恐見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

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

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

周致有不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

私說故群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群

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身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

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

之不治從此產矣

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

職以待君令群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

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遵令而行敗非非主

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失令有功法所然故下之

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

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

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妻舉也賞不從令是教道

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群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多非精按此篇註

匡言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法主道明故國法所謂亂國者臣

術勝也臣術勝則私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

也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百官

識非惠也刑罰必也必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

官也論職乃字缺辭作百故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

專授則失若君有所授與下合衆心夫國有四亡令

不出謂之滅求不出而道留謂之權中

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下情雖欲上通中道為佐故夫

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

也不濫意於法之外遊不為惠於法之內也

成私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意威不兩

錯臣行君威政不二門臣出君政以法治國則舉錯

而已言能以法理國臣舉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

巧以詐偽則非法度不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

重以權衡稱之也有尋文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

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所以求譽以

黨舉官民務交而不求用矣官何待求用是故官之

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以毀譽為賞罰則官自然

失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行私術自然得

賞安用就公比周以相為匿是比周者凡有功是之

遺而求乎事皆匿而不行也忘主死交以進其譽績按解作比周以相為慮是

脫故字於下交眾者舉多死致外内朋黨

雖有大嘉其敵主多矣是以忠死於黨共

而邪臣起於非功別黨共譽之故所死者非

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則私

得利公敗致禍故十至於私人之門與私人之門謂所

重私而輕公矣與文私為朋黨者不一至於庭謂之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重私輕

數雖眾非以尊君也所屬之數雖曰衆多無百官

雖具非以任國也各務私事故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

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

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而不以官為事

故官失其能官各失能則與無人同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

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條故

不勞自舉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苟有封能則法自財而不

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舉者不能進而無材雖奢之

而誅者不能退也功雖誅之然則君臣之開明別

謂賢不肖有功者明別則易治也明別則無偽主雖

不身下為謂不身而守法為之可也為之可也但守法則法自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謂天下無國政料事務察民俗

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為故法可

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

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歛竭

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則竭則不能無侵奪

人財竭則侵奪力罷則不能無墮倪倪傲也謂疲民

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

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

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

政寬百姓薄賦歛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



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也廉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

止則君入者勢傷而威日衰矣

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

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

民敦慤反本而儉力謂廉嗇而勸力也故賞必足以使人謂使人從

也謂勝禁也威必足以勝謂勝禁也然後不從故古之所謂明君

者非一君也五帝三王非一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

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

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

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難化須厚賞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

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

誤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亦盡力立人之所不畏

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

不足勸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威則暴人輕犯禁

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服治然後正得

所安然後靜者也

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強劫弱奪天下之所

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  
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  
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  
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其不務也夫民貪  
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有罪過者則是長淫亂而  
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  
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  
人危與人為盜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  
務每事當其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制民急則民迫

民迫則窘窘則民矣其所操為生者也緩則縱縱則  
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  
不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  
之齊不可不察也

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  
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利人則故其位齊也不  
慕古不留今留謂守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  
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勝則無不服君道立然後下從  
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

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 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必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

生於農故先王貴之

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

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務農民事農則田墾

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彊者戰勝

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

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

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供五日之食也農夫終歲

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民捨

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也

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

稅不則民借貸以給上之徵矣一借貸謂貸二也耕耨者有

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則民借貸以取庸矣則歲凶

富者借貸於貧不能還其倍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

又借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穀糶之至春出糶便故

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

也下開市府也開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與之事

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

之什一計四時常有夫以一民養四至四主即上故

逃徙者有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

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也

四種而五穫謂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獲中年缺二石一

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

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

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終歲之利無道相過

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文

一故也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

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

者粟生而不死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不生而致死

不能廣畜積故有時而竭也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

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粟也者地之所歸也

既多或有入地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

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

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

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

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

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

謂改易其常習歐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

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

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

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

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

寄生之君謂暫寄為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

者王之本事也人生之大務有人之塗塗期保有其人

治國之道也

管子卷第十五終

管子卷第十五

對

續補註

房

玄齡註

內業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

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為生

下生五穀上

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

人是故民氣

謂上之精也

杲乎如登於天

杲明也杲明杲乎

如入於淵淖乎如在於海

淖洿也

卒乎如在於己

人有氣則

存故如在

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

以力止之

而可

於已也

安以德靜心念德不可呼以聲而呼迎以言其官

自來也敬守勿失是謂成德德不火氣德成而智出成德

生智自萬物果得以智安物

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自克自盈而無虧也自生自

成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

喜怒哀欲利此六者過常以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

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彼心之情利安子安寧

利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心和自無煩亂折折乎知在於

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折折明兒言心明察若在其側

渺渺乎如窮無極遠如欲窮則無其極此措不遠

日月其德常以此考心不凌士八道者所以充形也形自

內而虛而人不能同反以利以塞也其虛其往不復其

來不舍既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謀乎莫聞其音謀

欲尋於道則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

則近於心心之方活淫乎與我俱生活淫增進見有

寸虛道之居乎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

常依序而成凡道無所善心安愛唯道無他善心

氣理道乃可止若靜心則氣自調彼道不遠天得

產人得之以生則道彼道不離民因以知而人既因道

常在而不離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眇眇手其

如窮無所反欲窮之則彼道之情惡音與聲所以亂

道故惡也脩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

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脩心而

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人之所所失以死得

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故凡道無根無

莖無葉無榮有根莖如卉木而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

之曰道無陰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

天主政天平分四時地主均生萬物人主靜而無為

為地之技條也喜怒哀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故聖人與時

變而不化時自變耳從物而不移物遷而從之能正

能靜然后能定後定也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肢

堅固聰明四肢自堅固者目自可以為精舍心者精舍精

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精氣道乃生氣得道生乃

思生則有心思乃知生也知乃止矣成知則理凡

心之形過知失生其安度則失其生一物能化謂之神

心之形過知失生其安度則失其生一物能化謂之神



一事能變謂之智一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化不易

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者執一故能

也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無心者為主也君子使物不為物

使無心故能使物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

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在則無然則天下治矣一言

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之謂也

形不正德不來中不盡心不治績按當作心正形

攝德天仁地義則溘然而自至則言欲正形攝德但能

則德溘然自神明之極昭乎至德進免也知明之極理萬物中義

守不惑若常守中若常守中作昭知天下不以物

亂官貪物則不以官亂是謂中得能忘官

得也自得也有神自在身則神一往一來莫之能思不神

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寧念治之寧靜思念嚴

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得之而勿捨耳目不

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則正心在中萬物

得度心在中而正則無過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

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下極

能知也不能自知耳

於地蟠滿九州若能解道之一言則能察天極何謂

解之在於心安解道者在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

乃安言官之治安也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治之與

由心以藏心言心於心也心之中又有心焉以心藏

中又彼心之心謂心中所音以先言言從音生故音

心術作意以先言此音然後形有音然也形然後言形有

則言然後使有言則出使然後治不治必亂而使

亂乃死至亂則凶禍也精自生其外安榮精存於

內藏以為泉原內藏於精則無浩然泉浩然

和平以為氣淵言精既治然和平則淵之不涸四體

乃固涸生氣之淵不有竭泉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

故九竅乃能窮天地被四海躰固竅通故能壽中無

感意外無邪蓄邪蓄生於惑意故內無心全於中形

全於外中全則不逢天蓄不遇人害天蓄人害能謂

之聖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靜則皮

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乃能戴大圜天而履

大方地鑒於大清道視於大明日月敬慎無惑前作

申強裕寬耳目自聰明筋骨自乃能戴大圜天而履

止靜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充謂道也

是謂內得發行於道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忒差也

道則生有凡道必周必密周密則必寬必舒

必堅必固堅固則守善勿舍善勿舍則遂淫澤薄淫邪

津澤乃釋字結既知其極反於道德常道自隆

心在中不可蔽匿形於外也和於形容心和者容

乃知字誤也前心術作外見見於膚色內暢者善氣

迎人親於見氣惡氣迎人害於疾兵不言之聲疾於

雷鼓謂全德感物者也疾於雷鼓也心氣之形

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全不知若明於日月察於父母

也

賞不足以勸善慕賞乃善形不足以懲過畏刑懲過

氣意得而天下服善者不慕賞不畏刑意氣內得

定而天下聽心意定則理明搏氣如神萬物備存

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

證下搏能搏乎能一乎搏結則能無卜筮而知吉

亦作專不吉凶在於筮而知也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

自得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求已者必須思之而不

者

鬼神將通之或若再三思之而不通則非鬼神之力也

精氣之極也言今能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四體

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言正

氣靜意一心搏耳目之用不有法過事雖遠大可以近速而成也

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矣慢易生憂疎慢輕易必致暴

傲生怨必殘暴傲虐侮害也憂鬱生疾憂恚鬱塞懷不疾

困乃死既疾留而困可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捨則五

截困於內形不蚤為圖生將異舍既已內困外薄尚

將異道其舍而食莫若無飽飽善閉塞思莫若勿致致

用者多節適齊中此節食適思常

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言稟精地出其形地出於食

賦質於地也謂合此以為人氣以成天地精和乃生二

和乃成其生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微不醜醜

也言欲察和則其不可見至平正擅凶論法在心此

以長壽和之精類雖可知理見但能平而正則氣陽

益笑而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當圖忿怒之失度則節其

五欲去其二凶喜怒過度皆能不喜不怒平正

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既平正獨擅於凶中也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思是

故止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烈故能止怒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

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

將大定

凡食之道大克傷而形不藏大克謂過於飽大攝骨枯而血

涸謂大攝謂過於飢血涸大攝之間此謂和成也猶中

而有所成也得中則和暢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飢飽

之失度乃為之圖圖合於度飽則疾動飽而疾動飢則

廣思飢而廣思老則長長慮飽不疾動氣不

通於四末四末四支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老不長慮

困乃遯竭困令老則大心而敢心既浩大寬氣而廣

而廣寬舒其氣常寬舒其氣其氣而不移而不移能守一而棄

萬苛守一則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

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於雲

也雲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憂則失紀怒則失

端憂怒過常則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則害道愛

怨靜之過亂正之請若愛怨則當靜之勿引勿推

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也彼道自來可藉與謀

藉者因也因其自來而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

與之謀則意動而理盡心一來一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

以躁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

泄中勾無敗謂廢理丞達也節欲之道萬物不害

能節欲則物無害也封禪第五十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雜篇一

相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子曰古者封

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封泰山禪云云梁云山存虛義

封泰山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

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顓頊封泰山禪云

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

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

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縣或皆受命然後得封

禪相公曰寡人北伐山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

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將上山纒來其馬懸以其車

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夫

事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  
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相公不可窮以辭因  
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鄆上之黍北里之禾鄆上山  
此里音離鄆上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靈茅  
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西海  
致比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然後物有不召而自  
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  
藂菁茂鳩梟數至而欲封禪乃不可乎於是相公  
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辯篇二

相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  
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  
柰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謂勤力於地利  
其所動作必合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  
奚為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也存亡繼絕而赦  
無罪此廣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  
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  
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衍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

曰選天下之蒙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  
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  
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  
也公曰然則取之若何謂取管子對曰假而禮之謂假  
假借厚而勿欺之厚謂重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  
下之精材若何為軍之器用也管子對曰五而六之  
九而十之不可為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貴其價故他  
酬之十常令貴其一分不可為之定公曰來工若何  
裁如此則天下無一不可致也  
管子對曰三幣下流七千里則工匠之庸在常三幣他

相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  
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  
貨察圖察用貨為反問則知其先後公曰野戰必勝若  
何管子對曰以奇奇謂權譎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  
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  
齊其所不識則知天下適矣吾公曰守戰遠見有慮  
之所識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公曰守戰遠見有慮  
為用者必入守出戰今吾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  
乎守戰之難守戰之難必致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  
知人必誠信然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



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闢也信則守闢

熾三闢外闢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

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

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

也人既戀本而哀墳墓則其心固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

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

相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

疾謂患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煩力役則

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相公曰寡人賭其善也何為

其寡也謂四言雖善然以管子對曰夫寡非有國者

之患也患在不能行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

者該焉何為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夫牧民不

知其疾則民疾疾謂憎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

罪則民多詐設詐以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

來者執鳥距其疑也距疑也則疑而止開故聖王之牧民也不

其多也相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不

如是而已更有何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上忠

也以行此四言也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相公曰請

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

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謂命

有渝變如此者信也詩舍命不渝蓋澤乃釋字釋同舍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

也仁者忠於人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主行於信

如此者相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仲對曰有時先事

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為人害

涸旱不為民患百川道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糴貸賤食

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

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善歲謂禁穀

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滯

振正也禮樂以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為民害涸

所以止人滯也旱為民患年穀不熟歲飢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

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材後之

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

不奪民財謂善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富上而足

下此聖王之至事也相公曰善

相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

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嘗召易牙而問

易牙曰公嘗召易牙而問

管仲知相公不可王難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

以實對故推令問焉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

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

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臣教則君

也王今君之臣豐於君也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

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皆流遁繆之舉無所比

欲王天下可謂遠於二三子但當塗而漸以取進耳公曰昔者大

王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

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

不若二三子以則三子不王必矣

相公曰我欲勝民言欲勝民為之柰何管仲對曰此非

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勝民為易夫勝民

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

而謂有罪者償謂疏錄愆囚謂告數省而嚴誅數

罪其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

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禍亟及於身則身

雖能不久雖能勝人則持莫之弑也危哉

君之國岷乎試謂君之國岷乎

相公觀於庭問厥吏曰厥何事最難厥吏未對管仲

野曰夷吾嘗為國人矣國善也傳馬棧最難謂備次之

木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次

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求直木則失

君子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

無所施矣則君子用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柰何管仲對

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意外之不善者四封

見愛則人致死可以先定鄉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

鄰之敵國知大夫之家既定則是故先王必有賢也

然後有廢也已國廢他國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

利已國然後

桓公踐位令鬻社基禱殺牲以血澆落祝鳧已疵獻

胙祝祝史鳧已疵具祝曰除君苛疾祝今除君與

之多虛而少實若以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桓公不

說瞋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受酒而祭之曰又

與君之若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

管仲復猶管仲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視是語

而將誅之是心務善

也故知可與霸也

相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相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駿馬而泚相迎日而馳乎泚字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駭象也駭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相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

辱其君顏色不變變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耻也臣使官無滿其禮三加其禮強其使者爭之以死皆不滿足不識不滿意之意終

死是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相公果不不智

而莒以

相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故相公曰何物可比

於君子之德乎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

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未敢自恃

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之名也此其可比

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駒駒乎其孺子

也駒駒柔順故似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其士也

莊謂苗轉長大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兌何其君子也

由由悅懌實兌也免謂蓋有諱厲天下得之則安人以穀不得則危

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相  
公曰善

相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闐然止矐然視

闐然立見矐然視見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

前人乎左右對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感

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

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感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

曰臣聞水也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

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

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謂黃引水者

度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

若右涉其大濟相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

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

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

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法

相公使管仲求寧戚寧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管

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

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少母賤賤昔者吳干

戰地也江邊未齒不得八軍門亂也國子捕其齒遂入

為干國多戰功日多言於干百里後秦國之飯牛者

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

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

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浩

浩然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皆得配

未有室家而安居我居言垂甯召我授之甯子其欲

室乎

相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古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

相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發

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相公

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相

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於是乃令

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知吾謀也於是乃令

當來少焉東郭郵至相公令僕者延而上賓謂請

與之分級而上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問焉曰子

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相公曰寡人不言伐

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

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之也臣意之也相公曰子奚以

意之東郭鄰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

清靜者綵經之色也溲然豐滿心在兵武形氣盛故其見豐滿而手

足拇動者故中勇外形必應也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

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二苦字兩口故

對即善其言善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

服者唯莒於是唯莒不服於是知之臣故曰伐莒相公曰善哉

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伐國之明也子其坐寡人與

子同之同伐莒之謀也

客或欲見於齊相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

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

聞取人以人者非後取人之言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

矣